

近
思
錄
四



近思錄

(四)

朱熹
張伯行集解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
近思錄
四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編者 朱 熹

集解者 張 伯 行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平

近思錄卷十一

教學

凡二十
一條

此卷論教人之道。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。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。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。卽新民之事也。

濂溪曰。剛善爲義。爲直。爲斷。爲嚴毅。爲幹固。惡爲猛。爲隘。爲強梁。柔善爲慈。爲順。爲巽。惡爲懦弱。爲無斷。爲邪佞。惟中也者和也。中節也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聖人之事也。故聖人立教。俾人自易其惡。自至其中而止矣。此言聖人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也。人性皆善。而所稟氣質之性不齊。稟陰爲柔。稟陽爲剛。剛柔之中。又各有陰陽。以爲善惡之分。故析而言之。剛之善者爲義。而能裁。直而不曲。斷而明決。嚴峻而強毅。幹事而堅固也。其惡者爲猛。而暴躁。隘而褊狹。強梁而不順理也。柔之善者爲慈。而惠愛。順而溫和。巽而謙遜也。其惡者爲懦弱。不能自立。無斷而多疑。奸邪而諛佞也。然惡者固爲非正。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。唯有陰陽合德。兼得剛柔之善。而爲無過不及之中者。氣稟清明純粹。發而爲喜怒哀樂。無所乖戾而和也。中乎天理自然之節也。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。是聖人之能事也。故聖人以己性之中。立修道之教。既以身作則。而又有詩書禮樂。以品節限制之。凡以使。人變化氣質。自易其剛柔之惡。自至於善之中而止。朱子曰。易其惡則有嚴毅慈順之德。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。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。

或爲慈順。又皆中節。而無過不及之偏矣。此師道之立。所以繼天而有功者也。此章所謂中。與中庸不同。而與書之。言允執厥中者相合。君子而時中。亦是恁地看。蓋單就已發言之。故即以和爲中。若中庸之中。則兼中和二字之義。

伊川曰。古人生子。能食能言而教之。

此言教子貴豫。所以養其純心爲聖功之基也。禮記曰。子生。能食則教以右手。能言則教以男。唯女俞。是古人之於子。當其初生而教固已行乎其間矣。

大學之

法。以豫爲先。人之幼也。知思未有所主。便當以格言至論。日陳於前。雖未曉知。且當薰聒。使盈耳充腹。久

自安習。若固有之。雖以他說惑之。不能入也。

人生十五始入大學。而大學之法。早已寓乎小學之中。蓋以豫爲先。學記曰。禁於未發之謂豫。是也。夫人之幼也。其天機全。知識未開。思慮未紛。胸無偏主之

見。教者正易爲力。便當以義理之格言。聖賢之至論。日於其前。講明開導。雖未盡能知曉。亦不必遽責之知曉。只當薰陶其心。噪聒其耳。使耳之所聽。腹之所充。皆無他說。久自安而習之。其於吾之所教。若素所固有。則亦必能曉而知之矣。所謂少成若天性。習慣如自然。後雖有淫詞邪說。欲以惑之。而心有主。則不能入。此豫道也。 若爲之不豫。及乎稍長。私意偏好。生於內。衆口辨言。鑠於外。欲其純完。不可得也。

若父兄之教不先。子弟習與年長。內有聲色嗜好之私意。一發而偏。外有羣居終日之邪僻。交口而鑠。此時雖以正道繩之。既悍而難制。亦格而不入。欲反其駁。以歸於純。補其缺。以底於完。難乎難矣。程子此言。爲父兄者。各當敬書一通也。

觀之上九曰。觀其生。君子无咎。象曰。觀其生。志未平也。伊川易傳曰。君子雖不在位。然以人觀其德。用爲

儀法。故當自慎省。觀其所生。常不失於君子。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。

此釋觀上九爻象。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。其亦我也。九五自我言之。謂之我生。上

九自人言之。謂之其生。微有主賓之異。生平行事也。上九陽剛。居尊位之上。不當事任而亦爲人所觀。必合君子。乃得无咎。象曰。志未平者。言不可忘戒懼也。程子又取而釋之。謂上九爲無位之地。是君子以道自高者。然天下之人。方將奉爲師表。觀我之德。矜而式之。用以爲儀法。則其道不可苟焉而已。故當於一身之視聽言動。應事接物。自慎省其得失。果其所生。常不失爲君子之行。反觀無疚。則道德學術。可以儀表一世。而人之望於我者。不失其所望。而羣然化之矣。此君子所以無一息之或懈也。不可以不在

於位。故安然放意。無所事也。

若以不在位之故。輕意肆志。忘其戒懼。則大失人望。無足爲人矜式。豈君子所以爲君子乎。人不可不觀其象而玩其占也。

伊川曰。聖人之道如天然。與衆人之識。甚殊邈也。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。益知其高遠。既若不可及。則趨望之心息矣。故聖人之教。常俯而就之。

此取論語之言而明其意。見聖人循循善教也。聖人渾身天理。隨處發見。故其道如天然。與衆人滯於一隅之識。其相去蓋什伯也。門人弟子親近其德而熏炙之。入乎

其中。益知其高且遠。故以足發如顏子。猶有仰鑽瞻忽之歎。以知來如子貢。猶有不聞性天不見美富之說。則若於聖人之道。無可幾及之理。夫聖人原欲使人終日孳孳。勉爲企及也。既羣知爲不可及。則趨望之心息矣。豈聖人意乎。故聖人之教。雖不躐等。亦必俯而就之。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。有如下文所云也。 事上臨喪。不敢不勉。君子之常行。不因於酒。尤其近也。而以己處之者。不獨使夫資之

下者。勉思企及。而才之高者。亦不敢易乎近矣。

蓋聖人之道雖大。而實不離人倫日用之閒。固衆人所能知能行也。觀其言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此三者。君子常行也。又曰。不爲

酒困。此一事尤其近也。而兢兢以己處之。自歎爲何有於我。斯言也。不獨使學者天資之下者。見以爲常且近。則有勉焉企及之心。即才之高而易失之過者。亦當聞言思返。不敢以爲近而忽之。此聖人之教所以善也。

明道曰：憂子弟之輕俊者，只教以經學念書，不得令作文字。

此言教子弟者當以求道爲志，而不可有以奪之也。蓋子弟愚蠢固可憂，其輕俊者亦可憂。輕俊之人，憚拘束而好

馳騁，故心易放而離道愈遠。只當教以經學念書，使其心有所檢而不至於放，因以窮究義理，涵養德性，則其志道也專矣。若令作文字，好使才氣長其浮華，恐易奪其求道之志，非所以爲訓也。

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，至於

書札，於儒者事最近。然一向好著，亦自喪志。如王虞、顏、柳輩，誠爲好人，則有之。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？平

生精力，一用於此，非惟徒廢時日，於道便有妨處，足知喪志也。

蓋子弟之志難專，凡百玩好皆足以奪之，無論非儒者事，即如習字作簡，於儒者之事最近。然偶爲之則可，若

專攻於此，亦喪志之一端。前世如王羲之、虞世南、顏真卿、柳公權，皆善書者，風節棱棱，各有表見，以爲好人，則誠有之。然終不可云知道。夫以數君子天資識力，非尋常比，使其志專乎道，豈難曉悟？惟其志局乎此，不會長進，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？是故志者力所由生也。平生精力不可誤用，一用於此，便妨於彼，不但荒廢時日，而捨本逐末，才華日長，浮靡日生，於道必有妨害處，足知志爲之喪，不可以其爲儒者事而專治欲精之也。然則教子弟者，急當植其根本，而以立志求道爲切務乎。

明道曰：胡安定在湖州，置治道齋。學者有欲明治道者，講之於中。如治民、治兵、水利、算數之類，嘗言劉彝

善治水利，後桑爲政，皆興水利有功。

此言教人者當明治道以適於用也。學所以見之治，治所以行其學，故治道不可不豫爲講。胡安定爲湖州教授時，嘗設數科，分爲數齋，治道其一也。治民如政教設施之方，治民

如行陣止齊之法，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，算數如律歷九章之類，各隨其聰明材質，預先講明，以爲臨事應變之用。此經濟實學也。劉彝安定弟子，安定嘗言其善治水利，蓋其講明者業矣。後出爲政，益以興水利有功於世，則坐言起行之驗也。今人盡守章句，懵於經濟，儒

術迂疏。貽人口實。學者之責。亦教者之責也夫。

明道曰。凡立言欲涵蓄意思。不使知德者厭。無德者惑。

立言。謂立說垂世以教人也。涵蓄意思。則義理包蘊於中。越咀嚼。越有味。知德者玩其意而有得於心。則不厭。無德者守其說而可。

以寡過則不惑。若索性說盡。不惟多枝葉。非有德之言。義理亦淺露單薄矣。知此可悟古今經傳之別。

明道曰。教人未見意趣。必不樂學。欲且教之歌。舞。如古詩三百篇。皆古人作之。如關雎之類。正家之始。故

用之鄉人。用之邦國。日使人聞之。此等詩其言簡奧。今人未易曉。欲別作詩。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

之節。令朝夕歌之。似當有助。

教人者必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。而後樂之不厭。若未見此中意趣。心多扞格。那肯好學。故古人教童子歌詩學樂。舞勺舞象。無非欲見意趣。使其性情手足之間。皆得其養。而欣欣樂學耳。古詩三百

篇。詠歎淫佚。意味深長。故夫子云。興於詩。又云。詩可以興。如首篇關雎之類。尤爲正家之始。最極切要。當時鄉人邦國皆通用之。正欲使人日聞其詩。有以得哀樂之正。而想見不淫不傷之風也。然此等詩言簡約而意深奧。老師宿儒猶待訓詁而後通。況童子耶。今欲別作易曉之詩。教之以灑掃應對事長之節。使習爲易能之事。朝夕唱歎。意趣躍如。似於小學不爲無助。朱子嘗作六經四書中要義。約爲韻語。名曰性理吟。以訓其子。亦卽明道先生別欲作詩之意也。

明道曰。子厚以禮教學者。最善。使學者先有所據守。

孔子曰。立於禮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。而有節文度數之詳。故張子以此立教。最爲得之。正欲學者於日用言動之間。得依據持守之地也。

嘗曰。由至著入至簡。可使不得叛而去。自後關中之學者。多尙氣節。蓋其驗歟。

明道曰。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。不惟所聞不深徹。反將理低看了。

聖門教不躐等。苟學者見識未到而驟語之。不惟教無由入。學無由明。所聞不得深徹。反將妄

意躐等。將理低看了。此所以性與天道。夫子罕言之也。

明道曰。舞射便見人誠。古之教人。莫非使之成己。

此言教人必以誠。誠者。徹始徹終。故舞射雖細事。而舞所以導其和。射所以正其志。不誠則不能中。舞射之節。便可見人誠。誠所以成己也。古聖人立教。合下即使之成己。豈沾沾技藝乎哉。

自灑掃應對上。便可到聖人事。

蓋道無精麤本末。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。地位貫通只一理。所以然者。誠而已矣。聖人亦只是誠。故教人以誠。便是教人做聖人。聖人可學

而至。信然。

明道曰。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。便是教人以聖人事。

說見曲禮。視與示同。誑。欺妄也。聖人无妄。常示毋誑。便是教以聖人无妄之事。蓋幼子未有知識。不示以誠。便教壞了。易曰。蒙以養正。聖

功也可。勿豫乎。

明道曰。先傳後倦。君子教人有序。先傳以小者近者。而後教以大者遠者。非是先傳以近小。而後不教以

遠大也。

詳見論語本註。子游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。而其大者遠者。卻自倦教。則似先後之間。教者有所私吝。不知理無異致。教必以序。先後者。教人之序也。是教他從小者近者。先理會起。漸漸至於大者遠者。非一傳之後。便不復傳。而有心倦。

教。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之。以爲序。不可躐。君子教人本應如此。

伊川曰。說書必非古意。轉使人薄。學者須是潛心積慮。優游涵養。使之自得。今一日說盡。只是教得薄。至

如漢時說下帷講誦。猶未必說書。

今人授業解惑。動稱說書。不知學者未嘗體會其中。與之講說。只作一場空話。那能融貫。此非古意也。轉使聽之者。看得義理單薄。凡教學者。須要他潛心勿放。積慮能通。優焉游焉。涵

泳持養。以至義理浹洽於中。深造而自得之。則所得者厚。今一日說盡。無復言外之意。耐他咀嚼。只是教得薄了。至如漢書中稱董仲舒下帷講誦。可謂勤矣。然所云講誦者。乃是自家用功。非如今說書之謂也。說見漢史。

伊川曰。古者八歲入小學。十五入大學。擇其才可教者聚之。不肖者復之農畝。蓋士農不易業。既入學。則不治農。然後士農判。

此言教養人材。使有定志。方能趨善以成德也。人材皆是自幼養成。但童穉時。才之可教與否。尙未知也。古者八歲皆使入小學。養其德性。收其放心。而試其可教與否。迨至十五而其才見矣。於是擇其才之可教者。聚於

大學之中。而業爲士。其不肖者。則使復田畝。而業爲農。蓋才分則業分。士農不能易業。治乎此不兼治乎彼。此士農之所以判。而教人者。當有以養成之也。

在學之養。若士大夫之子。則不慮無養。雖庶

人之子。既入學。則亦必有養。古之士者。自十五入學。至四十方仕。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。又無利可趨。則

所志可知須去趨善。便自此成德。後之人。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。何由得向善。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。然後志定。只營衣食卻無害。惟利祿之誘最害人。人有養方定志於學。故在學之養。其爲士大夫之子。固不慮無養也。雖庶人之子。既已別其爲秀而使之入大學矣。則亦必一樣教

養。使與天子之元子。卿大夫士之適子。相爲齒讓。蓋古者之制。四十始仕。自十五至四十。中間二十五年。春秋禮樂。冬夏詩書。凡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。日日講究行之。久習之熟。又別無利可趨。則其志定。不得不耑意趨善。卒於成德。後世小學不講。大學不養。又不待四十而仕。人爭鬻競。童穉始知讀書。父兄便教他圖富貴。取功名。其志止此。是汲汲所趨者利而已矣。何由向善。故古人必使四十始仕者。非特以其道明德立之候。亦所以先定其志。使專於爲己也。夫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謀食皆害道。只是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。未足奪志。猶卻無害。若爲利祿所誘。汨沒紛華。根本先撥。爲害不細。今之人材所以不古若者。職是故耳。

伊川曰。天下有多少才。只爲道不明於天下。故不得有所成就。且古者興於詩。立於禮。成於樂。如今人怎生會得。古人於詩。如今人歌曲一般。雖閭巷童穉。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。故能興起於詩。後世老師宿儒。尙不能曉其義。怎生責得學者。是不得興於詩也。

此言人才成就之難。因世變而分古今也。三代而上。人皆有所藉以成就其才。後世亦有多少才。只爲先王教人之法。蕩然盡廢。而道不明於天下。卒至成就者寡。即如論語所云興詩立禮成樂。是皆學者得力次第。歷歷可按者也。今之人雖欲按其候而求之。其將能乎。蓋古之歌曲。如今之歌曲也。鄉人用之。邦國用之。雖比閭曲巷中無知之童穉。莫不習熟其說。通曉其義。故吟諷之下。足以感發其善心。而懲創

其逸志。今之詩不復作矣。僅存古詩三百。其言簡奧難曉。即號老師舊儒。白首窮經。尚
有疑義。如何責之後生小子。則學者之初所謂興於詩者安在也。材之不成。此其一也。

古禮既廢。人倫不明。以至治家皆無

法度。是不得立於禮也。

禮所以序親疏貴賤。秩然詳明。自家而達之國天下。學者守其法度。皆可以爲據依。故能有立也。周衰禮廢。制度文爲。已非先王之制。是以人倫不明。即近而治家。且無法度。則學者之中。所謂立於禮者安在也。

材之不成。此亦其一已。

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。聲音以養其耳目。舞蹈以養其血脈。今皆無之。是不得成於樂也。

樂所

以導和。如歌詠聲詩。其唱歎淫佚之意。有柔婉樂易之風。是養其性情也。五聲成文。八音相比。高下疏數。節奏和平。入耳而不煩。辨色而不好。是養其耳目也。至於手之舞。足之蹈。執羽籥干戚之器。習俯仰疾徐之文。容貌以莊。行列以正。進退以齊。心志條暢。而血氣和平。是養其血脈也。故學之成。必由之。今則古樂亡。而妖聲作。徒以蕩人心壞風俗而已。則學者之終所謂成於樂者安在也。材之不成。此又其一已。

古之成材也易。今之成材也難。

非材之難。所以成其材者實難。古有成之方。

其道明也。今無成之之具。其道不明也。難易之故。從可知矣。然學者不隨世變爲遷流。卓然欲自成立。則三百篇之可以興者固在也。禮樂雖缺。而恭敬者禮之本。和樂者樂之本。得乎其本。亦足以立身成德。此又程子言外之意也。

伊川曰。孔子教人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蓋不待憤悱而發。則知之不固。待憤悱而後發。則沛然矣。學者須

是深思之。思而不得。然後爲他說便好。

說見論語本註。蓋憤其未知。而不安於不知。有發憤求知之意。悱是將有知而知猶未徹。有欲言不達之貌。聖人教人。所以必待憤悱而後啓發之者。蓋未嘗憤悱。則未

嘗深思。遽與之言。其聽之也若存若亡。即有所知。安能堅固。若既憤悱。迎其機而導之。倏然有得。則沛然流通矣。所以然者。通微之道生於思。思深力窮。然後爲他說。意未開者開之。詞未達者達之。如此便好。此聖人勉既學者爲受教之地而非斲也。

初學者

須是且爲他說。不然。非獨他不曉。亦止人好問之心也。

此推廣論語言外之意。言初學者文理意義全然未知。不先爲講解。何處思起。須是且爲他說。所以引其疑而使之問也。若亦必待

憤排而後啓發。不獨他不曉得憤排。併亦不能問。是止人好問之心矣。豈可以既學者律之。此又聖人誘進初學之道而非驟也。

橫渠曰。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。仁之至也。愛道之極也。

此張子以禮教人。欲人勉而明之也。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。曲禮篇文。鄭氏曰。擗猶趨也。擗節謂趨就乎節約也。恭敬者禮之本。擗

節退讓者禮之文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無一物而非仁。君子從事於恭敬擗節退讓。皆所以明禮也。而視聽言動之間。天理流行則心德全。故曰仁之至也。仁主於愛。恭敬則無慢忽。擗節則無驕溢。退讓則無怨爭。是皆盡乎仁愛之道。故曰愛道之極也。禮可以不明哉。

己

不勉明。則人無從倡。道無從宏。教無從成矣。

勉而明之。則存乎己。蓋禮之爲用甚大。人非禮無以倡率。道非禮無以擴充。教非禮無以成就。故學者必以禮爲據守焉。盡禮則盡仁。爲仁由己。而不由人者

也。

橫渠曰。學記曰。進而不顧其安。使人不由其誠。教人不盡其材。

此發明學記之言。見教者不可妄施也。其安其誠。其材皆謂受教者三患實相因而然。故下文釋之。

人

未安之又進之。未喻之又告之。徒使人生此節目。不盡材。不顧安。不由誠。皆是施之妄也。

蓋教人有其節。若學者心尙未安於此。又

欲以他事進之。所謂不顧其安也。則是強其所未喻而又告之。便不由其誠矣。徒使人生此節目。猶言添這件數耳。安能盡其材乎。此句屬上文讀。不顧安不由誠。乃轉下語。言不當可而施之。皆是妄也。

教人至難。必盡人之材。乃

不誤人。觀可及處。然後告之。聖人之明。直若庖丁之解牛。皆知其隙。刃投餘地。無全牛矣。

承上文言教不妄施。所以教人至難。

必須各隨其材。有以盡之。方不誤人。觀其可及處。然後告之。所以顧其安。由其誠也。爲聖人爲能知之。其知人之明。洞見閒隙。因而投之。教者學者。不相扞格。有如善解牛者。游刃有餘之能也。庖丁說見莊子。

人之才足以有爲。但以

其不由於誠。則不盡其材。若曰勉率而爲之。則豈有由誠哉。

大凡人之才。雖有大小。無不足以有爲者。但非其心之所欲。爲而出於誠。然所以往往不盡。是欲盡其材。必由其誠。

也。而欲使之由其誠。則必循序漸進。勿強以所未至。勿逼以所不堪。他自心安意肯而爲之誠矣。若勉率而爲之。不顧其安。則豈有由誠哉。此章大意言教人要盡其材。而材非可勉強使之盡。首引學記之言三句。意實一貫。次段正釋學記之意。言不顧其安。不由其誠。則不盡其材也。三段言惟聖人施教爲能盡其材也。四段言盡其材。必由其誠。必顧其安也。反覆言之。總欲使人隨材施教。各當其可耳。

橫渠曰。古之小兒。便能敬事。長者與之提攜。則兩手奉長者之手。問之掩口而對。

此言教小兒者。必先去其驕惰之心。所以培忠信也。敬事

長者。弟子之職。驕惰成性。久將難馴。故古之人。豫有以教之。當其爲小兒時。便能知敬事之道。如曲禮所載。長者與之提攜。則少者必兩手捧長者之手。所以習扶持也。長者有所問。則少者必掩口而對。所以習其鄉尊者屏氣也。即此二端。可見言動之閒。悉閑以禮。而驕惰之根除矣。蓋稍不敬事。便不忠信。故教小兒。且先安詳恭敬。蓋人以忠信爲主。忠信其本也。稍不敬事。長者便不忠信。故教之安詳恭敬。正所以敬事而存忠信耳。安謂安靜而不輕躁。詳謂詳

審而不蘊率。恭謂端莊見於外者。敬謂畏懼存於中者。先以此教之。則漸有以收其放心。久自安習而德性純熟。必無有不盡其心而悖於理者。朱子曰。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。便自養得他心。不知不覺自好了。如今全失了。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。

橫渠曰：孟子曰：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與閒也。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，非唯君心。至於朋游學者之際，

彼雖議論異同，未欲深較，惟整理其心，使歸之正，豈小補哉。

此因孟子之言而推廣其義。朱註備矣。蓋格心者正本清源之道也。朱子曰：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，然亦須有

箇開導底道理，不但默默而已。伊川所云至誠以感動之，盡力以扶持之，明理義以致其知，杜蔽惑以誠其意，是也。道全德備之大人，固以此事君學者於朋友交游之間，亦當準以此道，不必深爲辨較於立論之異同，但當探其本心而整頓調理之，使反其不正者而歸於正。此即所謂格心之非者也。蓋議論之所爭者小，格心之所補者大。至於非心既格，則議論亦終出於正矣。每見前輩交游，拗見聚訟，瑣屑細故，終角門戶，議論驚天，心術未必粹然一歸於正，惜無能有格其非而整理之者也。

橫渠曰：人教小童，亦可取益，絆已不出一益也。

此言教小學之有益。猶書所謂敦學半也。蓋人嘗以教小童爲有妨於己功，不知教學之中，在己亦可取益。凡教小童則必日與之同在學中，

是爲絆繫已身，使不得時常出入，不出入則少外物之誘，是自己得寧靜之道，一益也。

授人數數，已亦了此文義，二益也。

教小童者必授之以書，且授之不是一時便休，至數數然不已，則在己亦必了然於此書

之文義矣。夫書貴習熟，以授小童之故，而使書理常在目前，在己又得時習之功，是二益也。

對之必正衣冠，尊瞻視，三益也。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，則不敢

墮四益也。

且在我之威儀必謹，亦學問要緊工夫也。而教小童則必正其衣冠，使子弟有所嚴憚，尊其瞻視，使子弟有所取法，是得小童以攝自己之威儀也。非三益乎？抑凡人之志氣最患其有頹墮萎靡之病，教小童則受人教育之託，常恐因已教壞人之

才質，以此爲憂，則必自求其有可教人之本，而不敢自隨其所學，豈非四益乎？

此條舊列十卷末，葉平巖云：當在十一卷之末，以所言自是教學事也。今從之。

近思錄卷十二

警戒 凡三十
三條

此卷論戒謹之道。修己治人。嘗存警省之意。不然。則私欲易萌。善日消而惡日積矣。

濂溪曰。仲由喜聞過。令名無窮焉。今人有過不喜人規。如護疾而忌醫。寧滅其身而無悟也。噫。

此言知戒警者必以改過

爲先也。子路天資剛果。孟子稱其聞過則喜。喜者喜其得聞而改之。是勇於自修。而非以博名也。然而令名垂於無窮。至與舜禹並稱。若子路者。尤爲百世之師矣。蓋人不幸而有過。猶身之有疾也。過必得人規。始知所以改之之方。疾必得人醫。始知所以藥之之劑。今人有過必諱。是自掩護其疾。忌醫下藥。勢必隕滅其身。彼寧甘之而不悔悟。豈不可哀之甚哉。夫子屬望改過。惓惓三致意。而周子又說到滅身。提醒噴噴。凡百君子。各宜猛省。

伊川曰。德善日積。則福祿日臻。德踰於祿。則雖盛而非滿。自古隆盛。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。

此言人當修德以爲受祿

之地。爲祿過於德者警也。德非有心於祿。而祿有不期自至之理。蓋上天無親。惟德是親。修德所以積善。得祿便是有福。德善日積。則福祿日臻者。天理之公也。是故德勝其祿。雖所享者厚。不爲過侈。何患喪敗。人事修於下。天道應於上。理有固然。非倖致也。若夫德善未積。所享雖薄。猶懼不償。況隆盛乎。自古以隆盛而致喪敗。皆由失道。而無德人可不汲汲修德乎哉。

伊川曰。人之於豫樂。心說之故遲遲。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。豫之六二。以中正自守。其介如石。其去之速。

不俟終日。故貞正而吉也。

此釋豫六二爻象也。豫。安樂也。處安樂之地而心說之。不肯決然捨去。故遲之又遲。至於耽著係戀而不能已。此常情也。獨六二一爻。居中得正。上又無應。特立自守。其德安靜而不躁動。如石之堅確。有不

可移奪者。惟其德如是。是以去之之速。不俟終日。無遲遲耽戀之意。貞正而吉也。處豫之道。固當如是也。

處豫不可安且久也。久則溺矣。如二。可謂見幾而作者也。蓋中

正故其守堅。而能辨之早。去之速也。

大抵豫雖安境。然處安思危。不可自以爲安。而耽戀且至於久。久則反以溺人而憂至矣。如六二。可謂不溺於豫而敏於見幾者也。幾者動之微。人只爲不中正。汨於利欲之私。徂

於便安之境。外物足以奪其守。所以心爲昏蔽。事至莫辨。又安能於吉凶禍福未來之先。早圖而速去之。二惟中正。淡然無欲。物不能奪其守堅矣。是以能見幾而辨之早。不終日而去之速也。大學曰。安而后能慮。周子曰。靜虛則明。其是之謂乎。

伊川曰。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。而以豫爲多。

逸豫而不知儆。則多致危亡。故制治於未亂。保邦於未危。帝切疇咨。王陳無逸。誠戒之也。

伊川曰。聖人爲戒。必於方盛之時。方其盛而不知戒。故狃安富則驕侈生。樂舒肆則紀綱壞。忘禍亂則覺

孽萌。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。

此極言安樂之害。見常人之樂。君子所懼也。蓋方盛之時。乃將衰之漸。雖曰天道實由人事。騷侈生於安富。綱紀廢於舒肆。禍變發於不及覺。而亂孽起於不及防。如水之漸浸而至於淫溺。

恬然不知亂之將至。惟聖人爲能思患而豫防之。則可以久安長治。有天下國家者。奈何不知所戒哉。